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
347

門 B 12
歸
卷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三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攻疾憤動之狀）厥疾不瘳

性善之論蓋本於此以文義攷之實門人記録以爲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也孟子所以道性善

者蓋性難言也其淵源純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謂善者蓋以其仁義禮知之所存由是而發無人欲之私亂之則無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人之有不善皆其血氣之所爲非性故也以其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者能盡其性而已滕世子聞是言自楚反復見孟子蓋雖有動乎中而未免乎疑也孟子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天下無二道也因舉成覸與顏淵公明儀之語使之知古今之無間聖愚之本同人人可以勉而進也滕國雖小猶可以爲善國亦在夫爲之而已孟子所謂瞑眩之藥者欲使之舍其舊習遠法堯舜也人唯自棄以堯舜爲不可及是以安其故常終身不克進獨不知己之性即堯舜之性而其不能如堯舜者非不能也不爲耳故顏子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誠萬世之準則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疏衰也）之服飦粥（飦粥糜也）之食通志堂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帝之欲薄其喪固爲有戾於公理而景帝孝愛不篤遂廢先王之法滅人子之性流及後世以萬乘之尊居兆民之上而率天下以薄不亦悲夫然攷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至景帝始顯然從易月之制而不疑蓋亦傳習之久不以爲大變遑遑乎三年之喪人子至情而聖人制之以天理者也故孟

子荅世子之問皆切其民心以告之世子聞孟子之言於宋而於心終不忘蓋禮義本人心之所同然孟子之言有以感其所同然者也至於遭大變故於心有所不安而遺然友以問焉世子之資亦有可取矣孟子告之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夫人子之於親喪其至情深痛孰爲而然哉其哭泣哀慕之節祭祀之禮凡以自盡而已苟惟知所以自盡則蓋有不待勉而行者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後謂之孝所謂禮者蓋不可以不勉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至於庶人此所謂禮也然友反命而父兄百官皆不欲

夫父兄百官亦豈獨非人子哉唯夫狃於故常安於逸欲而亡其天性至此故以爲吾先君莫之行而不可以反噫天下之事唯當其理而已矣前人偶未及此而後人幸而知之乃遂以爲前之所未及者爲不可反則是其失將相尋於無窮而後已耳不知後之人一旦能改以從是則非惟其事自此而正而亦得以蓋其既往之失是前人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喪祭從先祖謂先王之時喪祭而言也先王之時喪祭皆有定制懼後世有所更張而荒墜也則曰喪祭從先祖且魯之先祖周公魯公也滕之先祖武王之庶弟叔繡也在當時所行皆

先王三年之喪也若用喪祭從先祖之說則盡不反其舊乎後人既已廢其先祖之禮而來者方循而已廢之失乃曰吾從先祖而已何其不之思乎大抵人心安於放肆故以反古復禮爲難而不知克其私意求之吾心夫何遠之有世子雖有好善之心而見理未明自信不篤故猶惑於父兄百官之浮議而復遑然友以問焉其病亦在於他日未嘗學問之故也孟子以謂不可以他求者蓋以爲父兄百官之不欲亦在我有以率之而已矣於是引孔子之言以告之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吾有以先之故爾此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是在

世子斯言欲世子立志爲本而無事乎外也世子聞斯言而曰是誠在我此志一立而人莫能移矣世子之志立而喪紀明其感化已有可見者故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皆以爲可而謂之爲知夫百官族人何前日以爲非而今日以爲知蓋均是人也吾有是心彼亦有是心也吾有以先之則彼將從而感動矣非特百官族人四方之來觀者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莫不大悅蓋天下之心一而已嗟乎自漢景以來易月之制案爲國論而不可改堯舜三王之事則棄之不遵而文景之繆則襲之無疑以晉武帝之慨然欲復其舊而沮其議者當時所謂名儒杜預輩也而魏孝

文周武帝乃能申其事情而其品節居多可憾此
爲國之大經人倫之大節孰謂更歷世英明之主
而獨不能乎良由父兄百官用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之論與夫喪祭從先祖之說有以沮之也
嗟乎盡不深復於孟氏是在世子之言乎其亦無
能以此啓告者乎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絞）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
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

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
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
張橫渠曰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
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
之以裒分之數取什一之數楊龜山曰徹者徹也
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
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
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
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通志堂

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

以新子之國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首告之以民事不可緩也斯一言眞有國之寶幾於一言而可以興邦者也周公七月之詩其所爲諄諄懇懇如此者凡以民事之不可緩故爾所謂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之語蓋言農隙之詩汲汲然治其屋廬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之故也下所言與告梁惠王者同蓋其理之深切者也賢君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蓋恭儉則自奉養以節禮下則不敢以勢陵民而又取民以制什一之法所謂制也過乎此則爲桀之道而不及乎此則

爲貉之道爲富不仁爲仁不富者蓋欲爲富則惟富之徇雖有害於人不顧卹也故必不仁爲仁則以愛人存心其肯以富已爲事乎天理人欲之不兩立也言之可取雖陽虎亦不廢雖不以言取人而亦不以人廢言聖賢之公心也夏商周之法或以五十或以七十或以百畝而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爲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爲助百畝者以十畝爲徹是皆什一也徹之爲言徹耕而通計之也助之爲言借民之力助公上以耕也夏后氏之貢雖亦取其什之一而未免有弊者蓋校數歲之中而立之常制故也惟助法爲精密使民出其力以治上之公田上之人收公田之入而已其多寡視歲之登凶與民同其豐歉也然而夏后之時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也春秋戰國之際用夏之貢法而暴君汙吏虐賦於民故使民至於終歲勤動而無以養其父母見民之無以自養也則又稱貸之名以爲惠而實取其倍稱之息以自益使老弱轉死溝壑而後已蓋先王之制本以仁民而後之所爲祗以爲富也成周之法蓋壞於春秋戰國之際然略有存者如世祿是也而井田之制則壞也久矣助法周人亦兼用之於野故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詩惟助爲有公田以見周之亦有助

也夫上與民同其豐歉而民樂共其上之事故民之情欲先雨乎公田以及乎吾之私可見民之親愛其上矣助法之行固有以養民之良心也民既有以自養則庠序學校之教可行焉三代之學曰校曰庠曰序名雖不同而所以爲學則一庠言其養養其材也校言其教教以道也序言其射射考德也其所以學者何也明人倫也人之大倫天之所敘而人性所有也人惟不能明其理故不盡其分以至於傷恩害義而淪胥其常惟聖人有憂焉爲之學以教之使之明夫君臣之有義父子之有親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求以盡其分而無失其性故人倫明於上而小民亦篤於孝愛親其君上而不可解此三代風化之所爲美也後有王者起不取法於是而何求乎蓋三代之治實萬世王者之師也此中庸所謂王天下有三重焉之意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邦雖舊而天命之眷顧則新蓋德之流行有以格於天心也然則滕國雖小所以新之者豈不在文公乎惟力行王政斯可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其土地而界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

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
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
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
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至哉井田之爲法也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者其有大於井田矣乎井
田之法以經土地爲本經云者經理之使其分界

明辨也經界正則井地可均井地均則穀祿可平
自公卿以至於士各有常祿自匹夫匹婦各有常
產而鰥寡孤獨亦各有所養自五人爲伍而伍之
而兵可寓也自五家爲比而比之而民可睦也鄉庠
黨塾春誦夏絃而教化可行焉賢能可興焉爲治
有要如綱舉而萬目張者其惟井田矣乎暴君汙
吏其用之也無度故其取之也無極乃始慢其經
界蓋以經界之法明則無以肆其虐取之計不得
不遂廢之也當孟子之時其廢也蓋久矣滕文公
慨然有意於治而使畢戰問及乎此宜孟子樂聞
而深勉之也孟子欲以正經界爲先蓋井田王政

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一國之間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其大要在於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惟夫爲君子者虐取而無制爲小人者畔散而不屬此井田之法所以壞而周之所爲末世也於是稽先王之制而酌之使之坦然而易行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謂郊外九一而助私其九而助其一也國中謂近郭之地使自賦使私其九而賦其一也二者皆什一也民受田百畝鄉大夫各賦圭田五十畝民之有餘夫者又授之二十五畝此其謂公

平均一輕重有倫者也民有常產則有恒心死徙不出其鄉鄉田同井其出入相友也守望相助也疾病相扶持也其所爲親睦若此者蓋先王井田之制有以養其良心故也方里爲一井井九百畝八家受八百畝其中百畝爲公田八家各私其百畝所受之百畝而同養公田先治公田而後及其私蓋其尊君愛上之心亦由是而生焉曰此所以別野人也言此爲治野人之事也孟子既言其大略矣而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蓋立井定法大綱既舉而其纖悉條理要使精密無餘憾而後可行也或曰人皆知商鞅相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今以孟子之言攷之則井田之廢

也久矣蓋孟子之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汙吏雖去其籍而猶不敢易其名也使其名存有王者起紬繹而求之庶可復也至商鞅乃始蕩然一泯其迹而開阡陌併與名亡之矣是鞅之罪可勝誅哉雖然秦以虐亡而漢繼之以高祖之英傑使有王佐之臣導之以正學當是時攷論王政而求復焉則其迹猶可尋也一失不返寥寥千有餘載先王之制幾與韶濩大武之音寂而不傳天下之法日趨於弊間有善治終不滿人意是以先覺之士往往以復古爲心然論者以爲其廢也久則其復也難非惟人情事理有所不協而

幅員之廣山川險夷之不侔槩以一法且將多所不可行然則是終不可復歟是斯民終無復見三代之盛歟嗟乎世有今古而理之所在不可易也有聖君賢相起焉本先王所以仁民者竭其心思揆以天道協於時義而損益之其公平均一之道蓋有可得而求者矣夫豈有世異而事殊膠而不可行之患哉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以毳織之或曰草衣也)捆屨(捆猶叩椓也叩椓使屨堅也)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厲病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舍止也皆取諸

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盛行於時從之者數十人以滕文公之賢一入其語惑而不可解陳相師周公仲尼之道一旦盡棄其學以從之其所以能動人者果何故哉蓋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遠慕古初而燭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說不知其爲後世傳習之謬則從而祖述之以謂農者天下之本善爲治者必使斯民盡力於農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當使民勞而已逸以爲是乃以道治天下

而非後世所及此其說若高而有以惑於人者也
樊遲請學稼微夫子救之蓋亦幾陷於此矣嗟乎
帝王之道如長江大達無往而不達者以其述天
之理故耳異端之說如斷港荒蹊卒歸於不可行
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愚每讀至此章未嘗不
爲滕文公惜之夫文公一聞孟子性善之論而不
忘於心聞喪紀之隆而知是誠在我以至於問爲
國講井地而使遠方之人或執耒耜以願爲之氓
亦可謂賢君矣而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
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曰文公與之處
則知文公蓋親而信之矣文公雖警省於孟子之

論而初未有得於中也惟其未有得於中故他人
得而移之原文公之惑許行蓋亦志於爲治者惟
其燭理不明而不自知其非也許行之論以謂賢
者當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以有倉廩府庫爲
厲民以自養孟子因陳相之論而明辨之非特以
祛陳相之惑抑庶幾文公聞之而有以悟其失耳
則問之以必種粟而後食乎則應之曰然闇之以
必織布而後衣乎猶有以遁也曰許予衣褐問之
以冠乎曰冠問之以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又
即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而其說固窮矣蓋許子
豈但食粟而已乎其不可無衣冠明矣許予衣

冠獨不資諸人乎則又就其食粟而問之許子之粟亦必種而後可成炊而後可食也則其種與炊之具又豈得不資諸人乎以粟易械器不爲厲陶冶而以械器易粟者豈得爲厲農夫乎蓋百工各以其事而通有無者天下之常也許子若但欲專以種粟爲事則何不陶冶以自治其具使凡所以爲粟者皆取足於己之家而用之而至於紛紛交易又何其煩與至此理之不可行者不復更可遷就故陳相但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而其情無所遁矣於是明義以喻之曰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夫以百工之事猶不可耕且爲則治天下

之不可以耕且爲亦明矣至此而許行之說將安所措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敷施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瀹亦疏也濟漯排而下之也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排而下之也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缺博勞也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

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膺當訓却之也）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蓰五倍也）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於是又從而推明之大人者治其大人之事於上而小民者則共其小民之事於下在上者勞心以治人而在下者聽治於人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則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爲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夫理之所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暱私情以害正體卒歸於不可行且以一人之身固資於百工之所爲而必欲一一以爲之則是驅天下於一路而已其可行哉於是舉堯舜之事以見帝王之治天下者蓋如此洪水之爲患自上古以來民巢居穴處至堯之時猶未可平也堯既居治人之仕故獨以是爲憂憂之如何舉舜以治之而已舜與堯同其憂則舉益以治山澤舉禹以治水舉稷以播種

而已逮夫禽獸逃匿中國可耕五穀熟而人賴以養則堯舜之所以憂民者庶幾可以少寬矣而未艾也蓋以謂天降衷於民而人之有道所以異乎庶物者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也方洪水未平禽獸未遠粒食未播斯民方皇皇然昏墊憔悴以圖其生固有不暇議者今斯民既得以飽食煖衣而逸居於此時而不有以教則安於欲而不知義是將與禽獸奚以遠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其忍坐視斯民失其常性以爲庶物之歸哉宜以爲深憂也憂之如何舉契以教之而已於父子則有親於君臣則有義

於夫婦則有別於長幼則有序於朋友則有信此理本具於民之性非契有以與之契獨開導之使自得其所有者而已故堯之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勞來言撫循之也匡直言正救之也輔翼言扶持之也所以勞來匡直輔翼之者曲盡其道至其自得之則繫乎民焉則又於其間舉其有德者以爲之表凡此皆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至誠無息天之道也故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蓋以未得其人則民有未被吾之澤故爾前稱禹益稷契而此獨言禹皐陶者龜山楊氏曰舜徒得此

兩人而天下已治禹總百揆而皐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命皐陶以蠻夷猾夏是其責也皐陶雖不可無禹而禹不可以無皐陶故傳位之際禹獨推之而子夏亦謂舜選衆而舉皐陶也夫聖人爲天下計蓋如此豈比農夫但爲百畝之慮邪則爲之推明大小之分以爲分之以財謂之惠可耳至於教人以善則宏矣以人皆可以爲善以善告之故謂之忠至於爲天下得人則足以成天地生物之功如是而後可以當仁之名也以天下與人比夫爲天下得人則猶爲易何也蓋堯舜未嘗有居天下之意也以天下與

人於堯舜何有哉而其所以爲難者所付未得其人則非天意耳故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者謂堯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法則於天是以民無能名也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謂舜誠非民之主也有天下而已不與焉故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玩孟子所言則堯舜之用心者可知矣以是觀之則夫許行之私意小惠眞井蛙夏蟲之見耳旣闢許行之說則又從而救陳相學之之失蓋諸夏者聖帝明王之道中正和平禮義之所宗也夷狄者

背禮而棄義者也春秋之法以諸夏而由夷狄之爲則夷狄之以夷狄而知禮義之慕則進之儗萬世爲治論學者兢兢焉爲率循其則以自免於夷狄禽獸之歸也若夫異端之說溺於所偏以賊夫禮義之正則是淪於夷而不自知者也孟子論許行目之爲鴃舌之類至舉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之語而不以爲過者爲是故也夫許行自楚之滕則固楚人也而陳良亦楚産也孟子於許行則以爲戎狄而夷之於陳良則以爲豪傑之士然則孟子之夷其人豈以土地乎哉以陳良所學者周公仲尼之道而許行之說入於夷狄之歸故也以孟

之言觀之若陳良者雖未知其所得於聖道何如要其篤信不叵能自拔於流俗風靡之中者陳相不能守陳良之學而自變於夷狄故謂之不善變然則陳相雖學乎陳良未有以得乎良也使相而果有所見則謂水必寒火必熱孰得而變之哉故舉孔子之門人以告之孔子沒門人執其喪者三年比及其去相嚮而哭至於失聲此豈可強爲乎是必有不可解於心者矣門人皖歸而子貢獨留築室於場又三年然後歸此復何爲乎是必有所從事者而非他人所得而與者矣子夏子游子張蓋亦聖門之高弟而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

蓋有若在聖門年最高長亦德成行尊者曰似孔子者其氣象有似乎聖人也曾子獨不可者曾子有見於聖人卓然不可及者故也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言夫子之道其爲不可幾及如是之明且著蓋其所得者深也今陳相乃輕背陳良之學以晉爲夷下喬木而入幽谷舍高明而趨卑闇是未嘗有得於良也明矣陳相聞斯言猶未之省也率言許行之說以謂使其說行其效可使天下反於淳朴凡天下之物皆可齊也嗟乎豈有是理哉有天地則有萬物其巨細多寡高下美惡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損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之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兩言也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并可坐見其偏矣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強使巨者細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惡豈非相率而爲僞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嘬共食之也其顙有泚其額汗出泚泚然也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藁裡盛土之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悵然也爲問曰命之矣

仁莫大於愛親其達之天下皆是心所推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別爲此仁義之道相爲用者也若夫愛無差等則是無義也無義則亦害夫仁之體矣以失其所以爲本之一者故也故孟子於墨氏之說所以深闢之而發二本之論於此章夷子欲見孟子孟子以病辭而夷子不來他日又欲求見孟子孟子初無拒之之意也然夷子既欲見則當亟來耳而徒使徐子往來於其間是夷子欲見之意

蓋遲疑也孟子以爲不直則道不見故示其端使
徐子言之獨舉其治喪者誰獨無父母之心哉故
於此至親至切處感發之也謂墨家治喪以薄欲
以易天下之俗是貴夫薄也若使夷子而厚葬其
親則以其所賤事親矣其必不然夷子聞斯言蓋
難荅也故獨攻儒者之道以爲儒者謂若保赤子
若云者則視他人與己子固有殊矣以己所見則
初無等差特施由親始言自近者始耳孟子固已
見其邪說之所在以謂夷子之意亦有所取而
然其所取者謂夫赤子匍匐將入井方是時人
於之不分於兄之子與鄰之子也蓋赤子無罪

而就死地故雖他人之見之者亦必惻隱
而亟救之乃獨舉其重者而遂謂其愛與兄之子
等不亦惑乎然雖欲強同之亦固有不可得而同
者矣故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凡
天生物莫非一本蓋自父母而推之等差由是而
著焉所謂一本也若愛他人與其親等則是本有
二矣於是爲之言古人葬其親之道蓋上世雖未
有棺槨之制而人心之不忍乎其親者固已具矣
故見其委溝壑而爲蟲獸食也則其痛怛之情泚
然發見於顙有不可自已者睨而弗視非弗視也
不忍視也曰夫泚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言無

所為而其泚自見此發於良心而達於面目不可以沒者也孟子每於節會之處必提其綱以告人類如此惟其泚之不可以已也故從而掩之其掩之誠是也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槨之度亦本諸人心而已本諸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其道蓋如此是蓋使知一本之所在也夷子雖溺於邪說然其秉彝不容遂殄聞孟子斯言憮然莫知所對而曰命之矣猶曰孟子有以命我矣而其陷溺之深終無以自拔異說之溺人可不畏哉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
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
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
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橫拚一之也）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非不欲道之行而不見諸侯者正以不如是
則爲枉其道而無以行故也陳代不知此比之枉
尺而直尋意謂枉己之事小而王霸之業則大故
也此蓋自春秋以來一時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
利之說而有是言也孟子首舉虞人終舉王良之
事以告之意義可謂備矣招虞人當以皮冠而景
公招之以旌虞人守其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
故也夫使虞人而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爲
是利而忘其義矣然自常人觀之則必重一死而
以非其招爲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
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
爲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
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夫非其招猶不可往而況於
不待其招而往者乎謂枉尺而欲以直尋者以利
言也既以利言則何所不可不可將枉尋而直尺亦可
爲矣則又舉王良之事以明之古者射與御相須
而成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不失其馳謂御之
者以其度也舍矢如破謂射者由其度而中節也

今王良之御嬖奚也爲之範則不能由之而中爲之詭遇則有獲焉此王良之所羞也故以爲不貰與小人乘而辭焉詭遇之獲御者且羞之借使所獲如丘陵亦將不就而況於君子而肯枉道以覬其得乎故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夫君子之所以能直人者爲其己之直也己先枉矣如直人何嗟乎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惟居敬者爲能審其幾微不然鮮不失矣曰此而獲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擺闔搖撼而遂以爲大丈夫其說固爲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之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爲以進其說此何以異

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乎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爲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惟君子爲能反躬而求之故豁然大同物我無蔽所謂居廣居也視聽言動必以其理所謂立正位也簡易平直行所無事所謂行大道也得志與民由之與之共由乎此也不得志獨行其道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行於己也富貴不能淫不能淫此也貧賤不能移不能移此也威武不能屈不能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

蓋得乎己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然則景春之見豈不陋哉

尚實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周霄蓋有疑於孟子見其歷聘於諸侯而不倦疑其欲仕也而未嘗有所就焉則又疑若不欲仕者故從而問焉孟子以爲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皇皇云者求而不得之意古者臣執質以見君士之出疆必載其質以行是亦未嘗忘夫見君也而公明儀又以爲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友弔焉以是三者觀之則古之人豈不欲仕乎周霄疑三月無君而弔爲急孟子則以爲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諸侯之失國家則無以祭士之失位無田以爲粢盛而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備焉則亦無以祭也是則可弔矣蓋古人於祭祀爲甚重諸侯必親率耕夫人必親蠶爲士者亦必躬治其田備其牲殺器皿衣服以事其祖考所以自盡者如此故也周霄又以出疆載質爲疑孟子以士之載質比之農夫之載耒耜蓋其所當然者亦猶飲食衣服之不可闕於身也周霄復疑仕如此甚急而何君子之難於仕孟子謂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者固其常理也然而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禮行而後可不然謂室家爲急棄禮而不卹其可乎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也若謂仕爲急而不由其道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雖然非獨此也凡一飲食一語默一動靜之際皆當以是體之苟惟見利而忘其義皆鑽穴隙之心也雖然在己者學未成則欲仕其可乎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悅之苟惟所學未至不勝其私假借聖賢之言而欲以輕試是亦鑽穴隙之心而已

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周禮木工七梓匠輪輿其四也）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

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畫壁墁也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當戰國之時以身任道其歷聘諸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夫豈尊己而自大乎哉亦時義所當然有不得而避也彭更之徒疑傳食以爲泰是以世俗利害貴賤之見觀聖賢也孟子之所以告之者蓋常道耳夫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所謂其道者天理之所安也故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心即舜禹受天下之心也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之心即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

陋巷之心也皆以其道故也以爲士無事而食不可觀更之意亦許行之類與孟子又從而曉之以爲使子而不通功易事則農之餘粟女之餘布無所用之而人之飢寒者亦多矣此固不可行也子而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固得以其技而食於子矣今有賢者而反不得食於子是子以梓匠輪輿爲有用而尊之以仁義者爲無用而輕之也其辭曰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玩斯四言也則若人也其爲躬行仁義可知矣更則以爲梓匠輪輿志本在於求食故食之而君子之爲道志非爲食也孟子以爲君子之志固不在食

而在爲國者則當食之也如更之言則是食志而不食功毀瓦畫墁而志以求食則亦將食之矣更至此而其說窮焉夫王者之祿夫人也爲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其志則是率天下而利也觀孟子所以告之者反復曲折辭氣不迫而亦不厭焉亦可窺夫所養之至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爲迂闊遲久之事懼王政之至故以爲疑也嗟乎爲是說者是未知王政之所以爲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夫葛伯放而不祀而湯使人問之爲其無犧牲也則饋之牛羊又不以祀而又問之爲其無粢盛也則使亳衆爲之耕夫湯奚爲勤勤於葛伯若是哉蓋成湯以天下爲己憂者也葛伯之與吾鄰而曠不祀其先湯之所懼也故使問之至於使亳衆爲之耕夫而葛伯殺餉饋之童子則其咈天心而縱人欲也甚矣故湯爲殺是童子也而征之然桀在上而湯專征可乎蓋湯於是時當方伯連率之任諸侯有罪者固得以糾察奉桀之命而征之若文武之於商爲西伯然也四海之内皆知湯非有富天下之心特爲匹夫匹婦復讎耳是以畢起而應之周武之事亦何以異此有攸不爲臣東征言有不臣於商者武王則以糾之命征之也非有他也綏厥士女而已故國人執玄黃之篚願見周王莫不臣

附而無二心夫其君子實玄黃以迎君子而小人則持食漿以迎其小人所以樂從如此者以武王之心在於救民之急而除其害故也曰于湯有光云者言其相發揮云爾以是二君觀之則行王政者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恨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強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爲迂闊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強大爲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咻譁也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莊嶽齊之通衢名也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人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邇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試攷方冊所載亡國敗家之主固有天資甚不美者矣然而其間亦豈無庶幾者乎惟其

處於衆小人之間淪胥以亡者亦多矣是以善論
治者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
引善類與之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
也雖然君子難親而小人易狎不幸衆君子之間
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使一君子而遇衆小
人則其決不能以自立也必矣愚讀一薛居州獨
如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夫長幼卑尊皆衆
楚之咻也而望一居州欲以變王之質豈不難哉
非惟力不能勝居州有言於前而衆人尼之於後
居州且將不能以自立而況敢望有益於王身乎
然則爲戴不勝者將如何引一薛居州未足道也
必廣引居州之類庶幾君子之道長而可望於王
之感悟也雖然薛居州善士也蓋可以輔成君德
耳若曰格君之事則非居州之任也有孟子者而
戴不勝獨不能知之乎使孟子之說行則君心可
格羣賢畢集而衆楚之咻當如晛之消矣然其遇
不遇則天也不勝亦豈得而爲之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
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公孫丑意孟子之不見諸侯必有義存焉孟子以爲古者不爲臣不見是其義也爲臣謂委質事之也若君臣之分未定諸侯尊德樂義則固當就見之蓋欲見之意當在彼故也至於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而不內則爲已甚蓋繆公屈已就見所謂迫而欲見也其能聽用與否雖未可知然飢以是心至則可以見矣於可以見而不見則亦爲非義矣至於孔子則可謂處之盡其道者陽貨欲使孔子見而知孔子之不可屈惡夫無名也禮大夫有賜於士對使者拜而受賜不得拜使者則往拜於門孔子士也貨大夫也貨饋孔子豚而矚其亡者欲使之不得拜使者而必將過我也孔子往拜而亦矚其亡何也既先饋孔子以豚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然貨之意非誠篤也故往拜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於此一事亦可以窺聖人一言一動之間處之至精者矣孟子之意以爲已所師慕則孔子也曾子謂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言脅肩諂笑之勞甚於盛夏之灌畦者也夫脅肩諂笑強爲此以求悅於人試循思其所萌其趣味之迂回

艱窘蓋亦甚矣自君子觀之見其甚勞而小人安行之而不顧也知膂肩諂笑之病于夏畦則亦可以知良心所發之易直者矣子路謂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夫中心未同而強與之言雖言也而愧見於色赧赧然其爲自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以曾子子路之言觀之則君子之所養爲可知矣蓋有一毫不慊於中君子不由也若於所不當見而見焉則是勉強以求合與膂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孰謂君子而爲之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戴盈之之說蓋亦知什一之法與夫關市無征之爲善政而暴斂苛征之爲非也雖未能遽復古制然請輕之以待來年在春秋之時不庸愈乎而孟子何拒之嚴也蓋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惟恐弗及蓋其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拔而日新故也今盈之既知暴斂苛征之爲非而先王之制在所當法則宜一日不敢安於其所非顧乃欲輕之以待來年是

爲私意之所牽繫而不能果也若是者終不能舍其舊而圖新歸於悠悠而已矣故孟子舉攘雞之喻以告之夫月攘一雞雖論其疏數雖愈於日攘者然其爲攘之則一也曰如知其爲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辭氣凜乎其嚴蓋所以破其牽繫之私也噫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汩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於治國所謂知仁勇之三德闕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
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
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之時楊墨之說盛行時人未知其害也孟子
獨以爲懼力排而深罪之當時未知孟子之心則
以爲好辯而已孟子荅公都子之問首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辭意不迫而意則深矣夫其所
以不得而已者天理之不可已者也故夫禹之抑

洪水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之作春秋皆其
不可已而不已者也蓋聖人成天地之化而立人
極者也使古無聖人者出則人之類淪胥而滅絶
也久矣故孟子歷舉三聖人之事以見其不可以
已者自生民以來治亂迭居方洪水之爲患下民
昏墊甚矣堯命禹以治之禹以是爲己任乃導水
而除其害使民得平土而居之此在禹之不可得
而已者也堯舜既沒之後聖道衰微暴君相繼而
作不惟民之卹惟己之逸欲是崇使民無以爲安
息衣食邪說暴行乘間而起沛澤益盛而禽獸多
蓋人者天地之正氣而異類其繁氣也正氣悖則

繁氣盛消長之理然也至於紂之時亂莫甚矣周
公出而佐武王以是爲已任討紂伐奄誅其君戮
其臣滅國五十驅異類而遠之此在周公之不可
得而已者也故書稱文王之謨武王之烈以爲啓
佑後人咸以正無缺文武之所以垂於後世者蓋
無非天下之正理也迨周之末世王道復微邪說
暴行復作夫所謂邪說暴行者其端亹亹之差可
而其流禍不可勝言甚至於子弑父臣弑君皆邪
說暴行之所致也孔子以是爲懼而不得時位以
拯斯民則春秋之作其可已乎春秋明天理遏人
欲以示萬世有國家者之大法故曰天子之事又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知之則以爲聖人繼天心而立人極有不可以已者不知則以爲專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或云僭矣微禹則洪水之禍被於四海微周公則戎狄之禍偏於中華微吾夫子則三綱不明五常不敘天下貿貿然日趨於異類之歸矣三聖人之心一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楊墨者出唱其爲我兼愛之說以亂仁義之實孟子以爲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夫爲我兼愛特其見之偏耳而比之遽及於禽獸者何哉蓋爲我則自私自私則賊義而君臣之分遂可廢也兼愛則無本無本則害仁而父子之親遂可夷也人之異乎庶物以其有君臣父子也無父無君則與禽獸有異乎哉公明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不卹百姓之餓莩爲率獸而食人孟子則以爲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陷民之良心而充塞仁義之途仁義充塞則將至於率獸而食人不獨禽獸食人人而無相與親愛之道則且將至於相食矣蓋其理必至此也閑先聖之道閑云者立之防閑也距楊墨放淫辭使人心正而邪說不得而干之所謂閑也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夷狄云者用夏變夷之意也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僞畢見而討絶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迹故也孟子之所以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所以承三聖人之心也故復終之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以爲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蓋學者一毫入於楊墨之歸則終身不能以自拔必也卓然自立誓不少屑焉則庶乎其可以自進於聖門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大指也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顧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於陵仲子於其所當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以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害於道義矣故孟子極其病之所在而攻之以爲仲子於齊國之士號爲賢於他人者猶巨擘之於衆指也然而烏得謂之廉哉若充其所操必如蚓之爲而後慊於其心耳仲子未能所居之不以室而所食之不以粟也以仲子之所自處者言之盍亦待伯夷之室而後居伯夷之粟而後食歟使其或出於盜跖之爲之也則仲子其可安乎此言充仲子之操其不可行必若是而後已也匡章以爲仲子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爲可安也孟子因其言而撫其不能充類之實以告之曰夫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之意以爲仲子之家在齊不爲不光顯矣仲子苟以爲不當虛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光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聞

斯爲稱焉耳今乃昧正大之見爲狹陋之思以食粟受鵝爲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爲非徒欲潔身以爲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小廉妨大德私意害公義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爲愈於於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亂夫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貪冒苟得肆而爲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深者蓋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爲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復闢之蓋有以也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

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知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動也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離婁固明矣公輸子固巧矣而不能捨規矩以成方員也師曠固聰矣而不能捨六律以爲五音也

堯舜之道固大矣而其平治天下必以仁政惟夫能用規矩與六律是所以爲明爲聰也惟夫行仁政是所以爲堯舜之道也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蓋雖有是心不能推而達之故民不得被其澤不足以垂法於後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謂不忍人之政者即其仁心所推盡其用於事事物物之間者也徒善不足以爲政謂有是心而不取法於先王則終不足以爲政也爲徒善而已徒法不能以自行謂王政雖存苟非其人則不能以自行也爲徒法而已蓋仁心之存乃王政之本而王政之行即是心之用也

詩所記率由舊章者欲其遵先王之法也夫規矩
準繩六律聖人竭耳目之力而制之者故後世之
爲方員曲直與夫正五聲者皆莫得而違焉至於
不忍人之政是乃聖人竭心思之所爲而仁覆天
下者然則後之爲治者其可舍是而不遵乎不曰
爲之而曰繼之者蓋竭其心思而其理繼之乃天
之所爲而非聖人強爲之也其於規矩準繩六律
亦然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者爲政者若
不因先王之道而出於私意其得謂之智乎仁者
宜在高位爲其能以是心行先王之政也不仁而
在高位則以其忍心行其虐政是其在高位也適

所以播其惡於衆耳上無道揆者不以先王之遵
揆事也下無法守者不循法度之守也然而上無
道揆則下無法守矣朝不信道則工亦不信度矣
君子而犯義則小人犯刑矣若是則紀綱法度俱
亡國幾何而不隨之乎此皆言不仁之在高位其
害必至於此也自後世功利之說觀之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宜其甚可懼而上
無禮下無學疑若求急然而孟子之言乃反以彼
爲非國之蓄害而以此爲不可一日安何哉蓋三
綱五常人之類所賴以生而國之所以爲國者也
上無禮則失是理矣下無學則不學乎此矣上失

其禮下廢其學則三綱五常日以淪棄國將何所恃以立乎民將何所恃以生乎雖有堅甲利兵誰與守之雖有良田積粟焉得而食之然而使禮廢於上而學猶傳於下則庶幾斯道未泯而猶覩其可行也上既無禮而下復無學則邪說暴行並作而國隨喪矣賊民者言賊夫仁義者也詩所謂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上帝方震動爾無泄泄然也孟子釋泄泄以爲沓沓而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事君無義則是懷利以事其君也進退無禮則是苟得而不顧也言非先王之道則是不稽古者而汨於功利也如是則沓沓然潰亂而已矣

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以先王事業望其君不敢以君爲難於此而有望焉可不謂恭乎陳善閉邪謂之敬開陳善道以窒其邪慝之原誠心如此可不謂敬乎若不務責難陳善而逆謂其君之不能是賊其君者也然而責難陳善非在己者先盡其道而能之乎至而獨以望於君難矣故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規矩盡天下之方員故爲方員之至聖人盡人倫之道故爲人倫之至至者以其全盡而無以加焉耳堯之爲君盡君道者也舜之爲臣盡臣道者也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之人舍堯舜其將安所法哉以堯舜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則爲不敬其君蓋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則爲賊其民蓋不以斯民爲有常性是暴其民者也於是引夫子仁與不仁之論以斷之夫仁與不仁此爲二途顧所由何如耳不仁亦謂之道者謂不仁之道也如堯舜之爲是由夫仁之道者也若幽厲之爲是由夫不仁之道者也不仁之弊將至於身危國削又其極則至於身弑國亡其惡名雖孝子慈孫莫之能改也嗟乎人君志於仁則堯舜可幾去仁則循入於幽厲其可不審擇其所

由哉此有國家者所宜深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三代之得失蔽之以仁與不仁可謂深切著明也豈獨有天下者爲然諸侯之有國者其廢興存亡莫不由乎此既言天子諸侯之不可以不仁矣又言卿大夫不仁則不能保宗廟士庶人不仁則不能保四體蓋仁者人之道人道既廢則雖有四體其能保諸是不仁者乃趨死亡之道也人莫不惡

死亡而樂於爲不仁與惡醉而強飲酒者無以異也雖然此特未能眞知不仁之可以死亡耳使其眞知不仁之可以死亡則如蹈水火之不敢爲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之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爲國者以反求諸己爲至要愛人而人不親是吾仁有所未至也治人而人不治是吾知有所未明也禮人而人不答是吾敬有所未篤也行有不得不責諸人而反求諸己豈不至要乎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天地之間惟感與應而已在己者無不正

則在彼者無不順矣反其仁者非姑息以求比也
敦吾愛而已反其智者非鑿智以務術也明其理
而已反其敬者非卑巽以苟合也盡諸己而已蓋
仁則人自親愛則同也智則人斯治理無蔽也敬
則人斯荅志交孚也反躬則天理明不能反躬則
人欲肆可不念哉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其序固
如此未有身不修而可以齊家家不齊而可以爲
國爲天下者蓋無其本故也然則其可不以修身
爲先乎故之大學修身則又有道焉故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修身之道人主所以貴
於典學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汲郡吕博士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
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親戚一國之事具
矣嚴而不厲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
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治天下也何有斯說
爲得之矣此亦與前章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同意雖然欲不得罪於巨室則修身其本也一
家慕之則一國慕之慕之云者言樂從之也舉斯
心加於彼則德敎洋溢於四海之內矣其曰爲政
不難者蓋事在易而求之難之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
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天下有道則道義明而功利之說息故小德役大
德小賢役大賢各循其理而由其分此所謂治也
若夫無道之世則功利勝而道義微徒以勢力相
雄長而已此所由亂也雖然強弱小大之不可侔
亦豈得而強哉是亦天也若不自安其小與弱而
欲起而與之角則亡之道矣此齊景公之所以涕
出而女於吳有不得已也所謂小國師大國者其
所爲相視效而無以相遠故也其所爲則同而強

弱小大則不同然則奈何而恥受其命乎雖然強弱小大之不侔此命也而有性焉反而勉之於吾身得其道則其勢力有不足畏者矣故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夫師大國則爲其勢力所役師文王則道義所在孰得而踰之爲國者其亦審其所師也哉所謂師文王者好仁是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言其遠不過乎此蓋理之必然者也夫以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殷之士而裸將于京則天命何常哉惟有德是歸耳曰仁不可爲衆也言仁則衆無以爲也此之謂天下無敵戰國之君皆有恥受命而求無敵之心然究其所爲則未嘗志於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爲國者可不鑒於斯耶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不仁之人賊其側隱之端故肆行而莫之顧於可危之事則安之於致菑之道則利之於所以亡者

則反樂焉是其性豈有異於人以其陷溺至此耳使夫不仁而猶可與言則豈不惡夫危與蕞而懼夫亡哉惟其不可與言故卒至於亡國敗家之禍而後已也試放自幽厲以來千餘載間亡國之君凡其所爲彼豈以爲可以至於亂亡哉類皆欣慕而爲之雖有忠言亦莫之顧也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而不可與言者豈不信哉惟漢武帝驕淫奢欲殘民以逞視秦政覆轍而遵之蓋亦樂夫亡者而晚歲因車千秋之言有動於中下輪臺哀痛之詔亟改前日之爲是以克保社稷則夫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又

豈不信哉夫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濯纓與足雖係於人而清濁則由於水也人之見侮於人與家之見毀國之見伐人徒曰人侮之也人毀之也人伐之也而不知所以侮所以毀所以伐者已實爲之也苟無以召之則何由至哉孟子於自反之道言之不一而足非惟在當時乃撥亂反正之綱實萬世爲治檢身者不易之理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

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旣言得天下之道由乎得民而又言得民之道在於得民心之道在於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可謂深切詳盡矣夫民有欲惡天下之情一也善爲治者審其欲惡而已矣於其所欲則與之集聚於其所惡則不施焉則其心無不得

矣所謂聚其所欲者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捨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爲得也水之就下獸之走壙性則然也民之歸仁亦其性然也諸國之君方且競虐乎民而吾獨仁乎民則孰不願爲吾之敺而吾獨仁乎民則孰不願爲吾之敺而已今之欲王者皆爲吾之敺而已今之欲王之民則其爲不仁者皆爲吾之敺而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而後可艾不素蓄則病將終其身不志於仁則亦終身在憂辱之域而已詩所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不能勉於善終淪胥以亡而已雖然孟子所謂諸侯皆爲之敺者非利乎他人之爲已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者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

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歐者也隋爲唐歐者也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爲莫己若也而不知其爲人歐也豈不哀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伊川先生曰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蓋言非禮義爲非而不信者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以爲不能而不爲者也夫人皆

有是性孰不可爲善氣質雖偏亦可反也惟其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雖聖人有末如之何者故曰不可與言不可與爲也於是推言仁義之素具於人者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斯言讀之甚平而理則甚深蓋所謂通與易者爲難盡也夫親親長長之心人之所同有也惟夫戕賊陷溺之深甚至於爲爭陵犯之事則以失其

性故也使人人各親其親長其長保其良心以無失其常性則順德所生上下和睦而蕃害不萌由是而積之禮樂可作四靈可致也雖然使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其本在於人君親其親長其長而已親親仁也長長義也仁義本諸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在邇者乎天下之所以平者實係於此豈非事在易者乎詳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後世私意橫生智巧百出而其弊愈無窮此無他不知爲其邇與易者而求之遠求之難耳舍邇而求遠棄易而求難則爲非道故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說見於子思子中庸之書子思述孔子之意而孟子傳乎子思者也夫居下位而不獲乎上則言而有不見信行而有不得爲雖欲治民其可得乎居下位而不獲乎上固不可也雖然欲以獲乎上則或至於失己而喪道有之矣獲於上有道焉有以信於友則有以獲於上矣蓋朋友敵己者也道

猶不見信於朋友而況上下之勢相遼絶也而可以信於君哉雖然朋友之見信初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也蓋有道焉有以悅乎親則有以信於友矣人道莫先於事親於吾親而猶有所不順焉而況於他人乎雖然欲親之悅乎己豈徒温清之奉甘旨之養而已哉蓋有道焉反身而誠則有以順乎親矣蓋反身未誠則有妄之心間於其間烏能以感格其親之心志乎雖然誠其身又不可以迫切而強致也蓋有道焉在於明善而已善之所以爲善者天理之實然者也不明夫此則動靜無所據依將何以誠其身乎故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理

得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施而不利矣然誠之道有誠者有思誠者誠者天之道言其實然之理天之所爲也聖人則全此體身誠而善無不明也思誠者人之道則是以人之所爲求合於天焉學者明善誠身之功是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言誠之至極天下之感無不通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言天下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蓋事物無巨細其所以動者皆誠之所存故也然則將以順親信友獲上治民非誠身而可得乎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人君得仁賢之心則天下之心歸之矣夫以紂在上而天下之賢有如伯夷太公者乃退避於海濱之不暇以紂之爲虐不可邇故也文王在岐山之下而二老者乃不遠數千里欲往歸之以文王之行仁政而善養老故也二老所以歸文王之心是天所以眷顧之心也曰天下之父云者以其德爲達尊天下之所從也其父歸之則其子又焉往而不歸哉誠乎有國者其不可使仁賢有遐心哉仁賢不樂從之遊則天下之心日解矣雖然何代而無賢才患在人主無以致之耳故張良歸漢而項氏以亡孔明在蜀而炎綱幾振此亦皆庶幾爲當時之老者其所係輕重固如此然則戰國之諸侯有能行文王之政則天下之賢才歸之而七年之內爲政於天下又何疑乎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

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
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冉求之事論語蓋嘗載之與孟子所載互相發也論
語則正其聚斂之名孟子則推明其無能改於其
德之罪夫冉有之聚斂果若後世頭會箕斂以媚
其上之為乎殆不然也以左氏春秋攷之哀公十
一年季孫以田賦使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

正月用田賦用田賦者履畝而賦之也意者賦粟
倍他日其謂是與然則此季孫之為也而遽以為
求之罪若是之深乎蓋季氏為魯卿專制其上為
日久矣一國之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君也求
之為宰所當明君臣之義以正救之俾革其為以
事公室則求之責也今既不能使之改於其德而
季氏廢法以厚取求又從而順從冀之能救則求
之罪深矣故論語正其聚斂之名而孟子又推明
其無能改於其德之罪然後聖人鳴鼓而攻之之
意昭然矣孟子謂以求之事言之則夫不務勉其
君以仁政而求以富之者其罪皆豈能逃聖人之

責乎而況於與其君強爲戰鬬之事爭地爭城殺人而莫之卹者柳又甚焉曰辜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言以土地之故而殘民之生罪無加於此也故以善戰者爲當服上刑而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皆以次論罪焉自當時論之孰不以能爲其君克敵爲大功而孟子之言如此蓋正義明道所以遏其利欲之橫流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觀人之法初見其人欲知其胷中所趨之邪正當以是觀之也胷中之所存著見於眸子誠之不可掩也然則人之欲自蔽者其果何益哉聽其言而觀其眸子蓋人之於言猶可以僞爲至於眸子之瞭與眊則不可爲也聽其言而又參之以其眸子則無所遁矣此與夫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爲說則有異蓋夫子之言爲旋觀其人設也而孟子之言則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參是二者觀人之法殆無餘蘊矣若夫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則望而知其爲德人有不待攷察者矣學者讀此章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也放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耶一萌諸

中而昭昭然不可掩者矣其可不懼乎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此推明恭儉之本也所謂不侮人不奪人者非特爲見於行事然也蓋中心泊然侮奪之意無纖毫之萌也此非毋我而忘欲者不能人惟有我而多欲也故侮奪人之意不期而自萌凡有所慢易有所驕忽皆侮也有所歆羨有所求得皆奪也而況於居人上而得肆者其侮奪之機日森然於胷中顧乃卑巽以爲恭吝嗇以爲儉其能有感乎故曰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謂惟恐不順者惟恐其侮奪之爲也如此而外爲恭儉其誰信之故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言當本諸其誠心也嗟乎使戰國之君知此義而反身以求之則垂爭陵犯之風庶乎其可息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所謂權者事有萬變稱其輕重而處之不失其正之謂也今夫衡之有權其得名以權者以夫輕重

雖不同而無不得其平故也自陋儒反經合道之論起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蓋既曰反夫經矣而道惡乎合哉此論一行而後世竊權之名以自利甚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蕩棄而不顧曰吾用權也不亦悲夫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非夫理明義精卓然能立者未易當變而盡夫與權之宜也故夫學者務正經而已經正而不失則將知夫權之所存矣淳于髡之問意以為禮之經常不可執守於急難之際也孟子答之以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斯兩言也而經權之義蓋可見矣蓋不授受固禮之經然嫂溺則遭其變後也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故先之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則可以見其道之在夫援也若其不援則失道而陷夫禽獸之域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歟髡未識此意因是而言孟子在今日亦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為急也孟子謂天下之溺不可以力援也當援之以道耳若道先枉矣則將何以援之乎是猶援嫂之溺有賴夫手而先廢其手也然則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者是乃援溺之本豈非天下之大經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
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所謂教者亦教之以善而已矣善也者根於天性
者也然則父子之有親豈非教之本乎今也欲
教之以善而反使至於父子之間或繼以怒則非惟無
益乃有傷也何者告之而從則其可也不幸而有
不能從則將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嘗出於
正爲人子而萌是心則不亦反傷其天性乎見以

君子之行教子[illegible]責善也然而善[illegible]其父子之

大王使之親愛之心存焉是乃教之之本也不然
責善之不得而天性之或傷尚何教之有責善云
者謂指其過惡而責之以善道也在師則當然爲
人父者易子而教之蓋以責善之義望於師也養
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
行也雖然在爲人父者言之則當修身以[illegible]其子
弟身修則將有不言而感不令而從者矣在爲人
子者言之則當敬恭以承命致其親愛勞而不厭
也又豈可因責善而起離心以自賊夫天性也哉
然則父子兄弟之道得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如所謂事君事天皆所謂事也如所謂守家守國皆所謂守也曰事親爲大守身爲大者非謂此大而彼小也以是爲大謂所當先者也故又曰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道莫不有本焉務其本則爲善學者矣蓋人道以親親爲大而莫先於事親有以事親則其所推皆是心也然則烏往而不得其所事身者皆是理也然則烏往而不得其所守雖然守身所以事親也身失其道則將何以事親哉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有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聞也反復言之又欲人以守身爲事親之本也此中庸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之意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爲人子之法夫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則曰有蓋行乎其親志意之中者也視夫將徹不請

所與問有餘而曰亡者意味不亦短矣乎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伊川先生論周公之事以爲周公之事人臣所當爲如孟子所謂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有是身者親也凡身之所得爲者有不盡則於事親爲有未足必若曾子之盡其道而後成人子也此義精矣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章孟子因當時之事而推言其本也所用之人才政不足責也所行之政有不足非也惟大人則能格君心之非格而天下治矣蓋其本在此故耳夫心本無非動於利欲所以非也君之心方且在於利欲之中滋長蔽塞則是非邪正莫知所適而萬事之統隳矣故當以格其心非爲先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爲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流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有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

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而又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蓋仁義所以正也嗟乎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斯言眞萬世不可易者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妄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以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得於非義而求全之毀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

陳仲子欲潔一身而顯處毋兄於不義其爲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爲廉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愛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毀以不孝夫二子之行皆不合義而一毀一譽以亂其眞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闢之匡章遭毀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毀譽豈可盡信哉此說盡之矣然而在君子之檢身論之則正已而已不以毀譽亂吾之心而易吾之操也斯則善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修身者以謹言行爲要易其言者是未嘗用力者

也則其不能顧行可知若是者責之難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學莫病於自足蓋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修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己之意也人師乎己從而以己之善善之其荅問論辯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學學相長也若有好爲人師之意則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己此其所以可懼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忠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

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於樂正子從子敖之齊之事蓋兩責之而甚嚴也者良有以也夫子敖齊之嬖卿右師王驩也以樂正子之賢非有趨附其人之意也然其從之也於義亦有害矣故於其初見也則曰子亦來見我乎蓋樂正子既館於子敖則亦未免制於子敖故必待舍館定而得見其師孟子責其不亟見使之自反其從子敖之非也故以謂子非不聞見長者之義不待夫舍館之定也然則必待舍館定而

求見者樂正子亦可以知過之所由矣餔啜之論同此意也謂其從子敖也既無其義則是徒餔啜於子敖而已豈不與古道之意異乎觀此章則知君子之處己不可以不嚴而所與不可以不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或問於伊川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曰舜三十徵庸此時未娶若遂專娶常人不爲況舜乎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也孟子不告而娶爲無後也此因爲無後而言也又曰堯命瞽瞍使舜娶舜雖不告堯之告也以君詔之而已無後之所以爲不孝者蓋爲絶夫瓜瓞其先之道故也是以君子懼焉舜不告而娶者舜不敢以謀於瞽叟而堯以君命詔之瞽叟不得違焉故謂之不告而娶而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具於人之性而其實則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仁故能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之所施莫宜於從兄也擴而充之仁義蓋不可勝用而實

事親從兄之心也故智者知此而弗去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豈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蓋曰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眞知者也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有其理則有其節有其質則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以節文乎此者也有以節文則內外進矣至於樂則非自得之深涵養之熟者無此味也樂則生矣生者心之道蓋其中心油然有不自知其然也生則惡可已言其自不可已不可已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則仁義之心睟然於內而周流乎事事物物之間矣蓋仁義之道人所固有然必貴於知之而弗失知之而弗其實特在事親從兄之間而已孟子之時邪說誣民仁義充塞學者莫適其指歸故孟子撫仁義之實而告之使於此充之則不差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而在聖人所性不存焉所性不存則謂視之猶草芥不爲過也古之人惟舜爲

然舜視天下之歸猶草芥而於所以順乎親則惟恐不及焉此聖人之所爲能盡其性者也不得乎親則何以名爲人哉又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又不有以順乎親則豈能得乎親不可以爲子則又烏可以爲人哉然順親實難必也起居食息視聽語默以至於無聲無形之際無一毫咈其性而後可以言順夫親也斯須之不存毫髮之未安則不得爲順矣舜蓋盡乎此者故曰舜盡事親之道夫事親之道人人具於其性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乎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也夫道一而已瞽瞍底豫而天下之化無不孚焉既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道無不得焉蓋不得乎親爲人子者定蓋不得乎親爲人子者惟當求之己而已舜盡其道而瞽瞍底豫然後父子之大經正此所謂定也舜爲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爲人父子者定哉萬世之爲人父子之道亦莫不定矣嗟乎爲人子者苟以大舜爲不可跂及而不取法焉是自誣其天性者也欲取法於舜如何其亦曰反誠其身而已矣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蓋舜與文王其地相去爲最遠而世之相去爲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乎天下是所謂得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之時周旋於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其何以見之耶蓋道一而已其理也若夫人爲則萬殊矣聖人者純乎天理者也天理則其云爲措注莫非天之所爲而有二乎哉故舜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紂是舜所以事堯者也文王之憂勤是舜無爲而治者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何者舜與文王皆天也使其間有一毫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然舜與文王之所以爲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孔子生知之聖也故未有盛焉聖雖生知而亦必學以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學也即其生知之聖而學以成之此其所以爲天之無疆也學者讀此章當深究其所以

一者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夏之九月）徒杠成十二月（夏之十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子產輟乘輿以濟冬涉者孟子何貶焉蓋小惠妨大德聖賢之所惡也以人之病涉也則修其政而已歲十一月而成徒杠十二月而成輿梁是乃政也所謂廣大平正公義之所存過是則私意矣顧乃區區然以己之輿濟之是持內交要譽惡其聲之爲耳故雖可謂之惠而未知爲政之道也君子

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夫君子之政天下之公理也行法於此使人由之而已苟私意一生於其間則失其所以爲平矣故夫先王之治爲之井田爲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有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爲哉因事而制法而其法皆循乎天理所謂平其政也先王平其政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舉家愛戴之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意之相去蓋如此善乎諸葛孔明之治蜀也立經陳紀纖悉備具而不爲姑息之計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爲得聖賢之意矣

子產在春秋之際蓋名卿也傳稱其爲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其於輿梁之事
非不知也以乘輿濟獨欲示其爲惠之篤耳而不
知反害於道也爲政者可不知此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事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
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
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
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此孟子告齊宣王之言也嗟乎君臣之際其猶天
地乎天道下濟故地道得以上行而化功成焉君
不恃其尊逮下以禮則人臣得以樂盡其心此三
代令王所以致治而享國長久也戰國之際此義
已矣君元於上臣下之勢邈不相接其相遇不翅
若僕隸役使然豈復有交泰之理哉孔子蓋嘗荅
魯定公之問以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孟
子所以告齊宣王者亦是意耳孟子之意以爲人
君患人臣之不忠在人君之分當反諸已不當以

責人臣也吾視之如手足則彼將以我爲腹心矣
吾視之如犬馬則彼將視我如國人矣吾視之如
草芥則彼將視我如寇讎矣蓋感應施報之理則
然不責其應與報者而反求諸已表立而影自從
此知道之君所以涵養一世臣民之心而有餘裕
也齊宣王所以望其臣者深而莫知自省故孟子
告之如此其切至也宣王聞斯言也而闕舊君之
服以爲禮有舊君之服則人臣雖被譴逐於君而
所以事君者不可不盡是亦未知自反而徒以責
夫臣下也故孟子又從而告之謂諫行言聽膏澤
得下於民不得已而去則爲之君者使人導之又

先於其所往以安之及其不反也至於三年矣而
後收其田里所以全始終之義在我者可謂曲盡
矣則是人也雖不得已而去宗國而於君所以待
遇之之意其忍忽忘之乎君臣之恩未嘗絶而其
情有不能自已故爲之服也今也在國則無以施
其蘊去國則待之如寇讎既欲搏執之又極其所
往使之無以自容去之日即收其田里以絶其歸
路是則豈復有君臣之恩意乎則其服何由制也
此所以警夫宣王者深矣而司馬氏疑此章以爲
非所以勸爲人臣子者不知聖賢之言各有攸當
故曰此孟子告齊宣王之言也此非獨齊宣王所

當聞爲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爲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盡乎是當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雖然孟子此章之意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語蓋盡之矣聖賢之言之分於此亦可見故程子川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見之矣學者當兼是思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此非獨使爲士大夫者知此義見幾而作以不陷於戮辱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而懷去與徙之心則國之危亡可立待矣在詩衛之北風在上者並爲威虐而莫之恤百姓疾之莫不相攜持而去故其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相勉以去也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曰車則非特賤者去之貴者亦去之矣於是而衛有戎狄之禍可不畏哉雖然大夫士貴於見幾則此干非邪彼見紂視殺其羣臣如列草芥也而獨不去邪蓋天下之理各有其分處其分

而得其理非仁者不能也此所謂大夫士謂非其
宗親又非其世臣又非其任國事者故得以從容
於去就之際若夫比干以親則王子也以位則少
師也視君之暴虐而忍不之救邪比干固與國同
其存亡者也比干之諫非直爲一諫而死也想其
平日彌縫宗社救正君失無所不用其至而誠盡
力竭卒以諫死也故孔子稱其仁愚懼後世爲人
臣者不識聖賢之意而假託可去可徙之義以爲
苟免自利之計故併著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說見前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
不當一過其則則爲非禮義矣故程子之說曰恭本
爲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於
與是非義之義也推是類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
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
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則失其典常
是則私情之細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
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天下之爲禮義者鮮不
陷於此矣此無他以其不知天故爾雖然孔門高
弟間亦有未能免者有姊之喪過時而弗除曰予

弗忍也以是爲禮而不知過夫先王之制矣爲宰而與之粟則辭而不受以是爲義而不知失夫當受之宜矣此皆賢者之過毫釐之間一有差焉而未免流於私情而蔽乎公理凡非公理者皆私情也甚矣中庸之難擇也夫惟大人者已私克盡天理純全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有所不萌於胷中矣孟子曰中也養不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此所謂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也惟有德者爲能涵養其性情而無過與不及之偏故謂之中而其倚心一偏而不能自已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惠孝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稟之不美以陷於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見其有不中有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也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雷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所以養其子弟之道當若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而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曰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乎哉如其有萌焉則養道益可施矣至

於丹朱與象之類則是其不移之質有末如之何者然堯舜所以養之之意則無窮也知其罷訟而不授以天位是乃所以養之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封之有庫而不及以政使之源源而來非養之乎噫父兄待子弟之道莫善於養之也養非恬然坐視是棄之也如其棄之則何所貴於賢父兄哉然則賢不肖之相去亦不遠矣故父兄待子弟之道雖不在於嚴威以傷恩而亦不可坐視以長惡惟當深思所謂養之者而已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事有不可爲者有當爲者人能擇其所不可爲而不爲則其於所當爲者斯能爲之一而心必專而其所爲必果也苟惟泛然而於其所不可爲者而爲之是爲無所不爲則於所當爲者斯無力矣又況無所不爲則將顛沛隨之烏能有爲邪故必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其有所不爲者是乃其可以有爲者也此亦觀人之方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章謂言人之不善者當念夫後患而言不可易也所謂後患者未論悔吝之何如若專言悔吝是止以利害論而未足以盡孟子之本意蓋君子於

人之善則樂與之人之不善則矜惜之此其忠恕之心所以爲人之道者也故孔子稱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而但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更不言毀也世有好言人之不善者此意一萌即有害於良心其損德亦已甚矣此後患之可畏者也若所謂悔吝則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嘗發已甚之論矣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之事以爲之準此所謂不爲已甚也雖然善觀聖人者於一事之細亦可以味其無窮之言不善觀聖人者則知其爲一事而已故孟子所謂不爲已甚可謂善言聖人者也夫子之不爲已甚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者夫子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也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皆天之所爲也以致於動容周旋應酬語默之際毫釐眇忽何莫非天則之在乎非聖人循天之則聖人固天也惟其天也是以無不中節也然則不爲已甚者固聖人天則之所在也學者可不深潛而玩味之與後世之士不知理義之所在詘己以喪道徇情以長惡而曰吾不爲已甚而獨也彼徒以聖人荅陽貨見南子爲不爲已甚而爲已甚

不思夫衛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樂之饋則不稅冕而行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田恒之弑君雖從大夫之後亦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乎聖賢之權度而徒竊語之疑似者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固欲其信也行固欲其果也今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大人者言有時而不信乎行有時而不果乎非然也蓋言行固欲信果然有必之之意則非也必乃私也吾必欲信而不知義將至於守其所不可復改與而非所謂信也行必欲

果而不知義將至於爲其所不可推者直情徑行而非所謂果也故君子不必夫果與信而獨精吾義焉耳事事物物皆有義存焉而著於吾心苟能體是心而充之則義可得而精也義精則有所不言言莫非義也而無不果之行矣何者義得則信果在其中必於信果而不知義則無以揆言行之發而尚何信果之云乎雖然言必信行必果亦異乎小人之無忌憚者矣蓋亦志乎善道特所見者小耳故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孔子告之至於三則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蓋言其所見者小也知孔子之所謂硜硜然小人哉則知孟子之所謂惟義所在之爲大人者矣若夫世之無忌憚者不信其言不果其行而曰惟吾義之所在此則自棄絶於君子之歸者而尚何尤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知巧作爲之私其喜怒愛懼皆由於己者也惟其物至而知之自幼寖長則流於情動於欲狃於習亂於氣千緒萬端紛擾經營而其赤子之心日以斲喪一失而不能反者衆矣學也者所以求反之也大人者能反之者也蓋人欲消而天理存聲色臭味不能移也知巧作爲不復萌也此則渾然赤子之心以其本有是心今非能有加纔不失之耳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由是而動無非天理之所存矣此所謂自明而誠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即此體而盡之天下之理無不得焉所謂自誠而明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親者人心之至親切者也而送死者又事親之最篤至者也以其變之大是以爲節之大以其節之大也故於送死之際可以觀人之大是以爲事之大

子之自盡焉者蓋吾親已矣不可得而復見矣其所以自盡者惟吾求所以慊於其心非有所勉而爲者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節焉然而人之常情或能養於生而送死之際往往有所怠且忽夫其所以怠且忽者以夫親既沒而愛敬亦或隨而衰也是人也其良心亦不之篤矣若夫愛敬之深者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心則一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所謂天理者寧有二哉謂養生未足以盡事以對夫送死而言猶爲可以勉也孟子以俗薄道微欲人勉所以篤於其

言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於親喪可以見其所以自致者是亦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學貴乎自得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爲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與非聰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者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後能有得不然則爲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猶在此而想彼自得則此便是彼更無二

也蓋所得未眞實則其中心必有梟然不安者自得則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乎此而所進日深矣資者憑藉據依之謂蓋居之既安則自得之味愈無窮也故曰資之深資之深則萬理素定於此事至物來隨而應之周流運用無非大端之所存故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示人至矣夫未之有得則何所居無所居則又何所資而取哉故自得其本也然欲其自得則有道矣非深造之以道不可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天下之理常存乎至約而約爲難言也爲難識也雖然求約有道其惟博學而詳說歟博非雜也詳非泛也稽之前古攷之當今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極天下之理講論問辨而不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義精而所謂約者可得於言意之表矣故君子之博學而詳說是將以反之於已而說約也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而已矣故約者道之所存也守不約則本不立言不約則義不明而約不可徒得也非功深力到則末由至也若博學詳說而志不在於求約者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

夸多耳非所謂學也昔者子貢蓋博且詳而以求約者及其一朝有感而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反約矣孟子此章蓋欲學者知夫求約之道在乎博學而詳說之也又將使學者知夫博學詳說所以求約而不至失於雜與泛之病也然而其言曰詳說之又曰反說約必有以說爲言者蓋說也者所以體當吾進德居業之實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者於政事之間勉而爲善而欲以服人夫爲善而欲以服人則是有爲而然於善之體固有害矣而果何以服乎比之以善養人者非惟不同其意味蓋有霄壤之殊矣善者天下之公也先王脩己以敬而天下之人舉在吾化育之中其發見於事業者如雷風之被物物蒙其養而無不應者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心悅誠服有不期然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可以王矣若五伯之所爲其間善者不過以善服人而已齊威公會首止而定王太子之位晉文公盟踐土率諸侯而朝王

是皆欲以善服人者也當時服之者亦豈爲悅服哉其不服者固多矣比之三王深長久大涵養人心之事豈不有間乎故夫所謂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之異學者要當深味見其所以爲霄壤之殊則王伯之分了然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張橫渠曰言而不祥莫大於蔽賢蓋此章文義謂言無使實不祥其不祥之實蔽賢爲甚也蓋所謂福者不順之名也而所謂不祥者逆理而反常者也理得於已中正和平無一不順也惟夫逆其常理則措之於身而不安以至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皆由此也故謂之不祥凡詩書所稱禍福蓋如此言而不祥何以知蔽賢之爲甚蓋人實有是善而吾蔽之是反其常理之甚也原人所以蔽賢蓋出於媚忌忮疾之私方其欲蔽人之賢也私意橫起其不祥之氣固已充溢乎中而發越乎四體矣況乎天之生賢以爲人也蔽賢而使民不得被其澤則其爲不祥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故秦誓謂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爲其如有容焉夫其所謂休休然者固百祥之所舍也嗟乎聖賢之論禍福蓋如此彼後世不知道者謂蔽賢者必無後達賢者必有後此以區區淺見測度天理又

豈知所謂祥與不祥者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仲尼之所以取夫水者歎其有本而無窮也夫其所以混混然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以至於放乎四海此何自而然哉以其有本故耳若夫溝澮之水雨集則盈其涸也亦旋踵而至此其無本故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務本乎故聲聞過其情實君子以爲恥者以其無本故也然則其在人也本安在乎仁是也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放而不知求則其本不立矣本不立則其知也閒見之所知而已其爲也智力之所爲而已豈不有限而易竭乎惟君子爲能體是心而存之存而擴之本立而道生故其所進有常而日新其事業深遠而無盡也有本無本之異蓋如此夫自可欲之善而進焉以至於極聖神之妙皆由夫有本而然其所以爲聖神者乃其可欲之善擴充變化者然耳亦猶水也至於放乎四海亦其原泉混混者之所積耳本乎本乎學者其可不務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人與萬物同乎天其體一也稟氣賦形則有分焉
至若禽獸亦為有情之類然而隔於形氣而不能
推也人則能推矣其所以能推者乃人之道而異
乎物者也故曰幾希言其分之不遠也人雖有是
心而必貴於能存能存而後人道立不然放而不
知求則與庶物亦奚以異哉故庶民之所以為庶
民者以其去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則以其能
存之耳曰去之者為其去而不反也曰存之者為
其存而不舍也去而不返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存
之之極雖聖亦可幾也去與存其幾本於毫釐之

間可不謹哉於是舉舜之事以明之舜蓋其極致
者也明於庶物者盡己之性而盡物之性也察於
人倫者人倫之際處之無不盡其道也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為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
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
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為未
盡也嗟乎人皆可以為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
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惡言酒而好善言所欲不存而心純乎義理也執中立賢無方心無所偏係而用賢無方所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憂民之憂望天下有道而未之得其心惟欲紓之庶幾乎悟也不泄邇不忘遠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正大周徧之體也此四事皆舉其最盛者言之於是四者而窺四聖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者也其天地之心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施之萬世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爲無窮之事業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所謂不合者思而未得者也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此章發明之可謂至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文定胡公曰案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

吳正順號
通志堂

後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夫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者周平王自爲之也平王忘復仇之義棄宗國而處東洛以天王之尊而自儕於列國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然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矣子懼而作春秋春秋之作其事之大者不過於齊桓晉文其文則因魯史之舊然其義則聖人有取乎此蓋一句一字之間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方其未經聖筆則固魯國之史耳及乎聖人有取焉則情見乎辭乃史外傳心之典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耳或抑或張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嗟乎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程子曰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已玩此辭義其涵浸醲郁之意可槩見也

雖然小人亦有澤乎蓋所謂澤者隨其小大淺深

之所漸被小人對君子而小人者其在上爲政亦未嘗不流澤也然謂之小人之澤則固與君子有間矣論澤止於五世者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取與死生之義右一節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義精者莫之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息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乎存養存之有素則物莫能奪夫不昧養之有素則物莫能奪夫然固當事幾之來有以處之而得其當也孟子於宋餽兼金而受其於齊疑可受而不受蓋以其無處而餽之則爲傷廉故耳孔子於公西華之使冉子爲之請粟疑可與也而不與蓋以周急不繼富而與之則傷惠故耳至於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陽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爲傷勇故也然在賢者則於可不可之間能擇而處之在聖人則動無非義更不言擇矣雖然取之爲傷廉固也然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蓋所謂惠與勇者以其義之所在故耳若義所不在雖似惠似勇而反害於惠勇之實且於所不當然而然則於其所當然者廢矣豈不爲有害乎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
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
後反

取友之道貴乎端雖然已必端人也而後能取友
羿者有夏氏之篡臣逢蒙學射而爲之服役一旦
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也則從而殺之論者徒知逢
蒙之殺其師爲罪固也而不知羿之不能取友也
故孟子以爲羿亦有罪其罪雖愈於逢蒙然不得
爲無罪也雖然羿之不能取友以羿無以取友故
也於是引子濯孺子之事以明之夫子濯孺子聞
庾公之斯之名則信其必不我殺蓋以尹公之他
而信之也則孺子之觀之他也審矣以之他之爲

端人而知其取友之必端則孺子之爲人抑可知矣則畀之爲罪豈不明乎程子曰孟子取庾公之斯不背師之意然人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然則果如何哉蓋亦曰審其重輕而已矣若是舉也兩國之存亡安危係焉則君臣之義重而其餘有所不得而顧矣若因用師而相遇則己獨避之可也若抽矢去金而發則於義也何居孟子方明取友之道於斯固有不暇論者矣雖然即逢蒙之事論之蒙若委質爲夏廷之臣畀篡夏氏凡爲臣子舉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則雖嘗學射於畀亦何罪之有而蒙也受學於畀而獨以己之私意

忌畀而殺之是則爲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此戒人自棄而勉人自新也人固有質美而自恃者矣一放其心以陷於小人之歸者有焉人固有平日所爲未善驟矣一知悔艾以進於君子之域者有焉示之以西子蒙不潔之喻所以見質美者毋或自恃兢懼自持而不替也示之以惡人齋戒沐浴之喻所以使有過者思所自新沛然遷善之速也齊桓公一執陳轅濤塗而書之曰齊人蓋夷

秋之則以其不能自持故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歟秦穆公一有悔過詢黃髮之言則著秦誓於書則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齋戒沐浴者歟學者玩此章其亦可以深儆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故者本然之理非人之所得而爲也有是理則有是事有是物夫其有是理而不違則天下之性得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順則無往而不利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者以人爲爲之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故謂之鑿鑿則失其性失其性則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以惡夫智也是蓋以其私智爲智而非所謂智也若禹之行水則所謂智矣蓋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爲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於事物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者非無所事也謂由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天雖高日月星辰雖

遠而其故皆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況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人紀裁成萬化其事業爲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性所當然而聖人特因以利之耳天命之謂性萬有根焉率性之謂道萬化行焉聖人者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雖然人皆有是性則其理未嘗不具也而人不能循其故者正以私意之爲亂之耳克己則人爲息而其所謂故者昭昭乎不可掩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右師王驩齊之嬖卿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蓋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蓋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孟子獨不與之言道固然也右師不悅而以爲簡己者蓋孟子一時之所尊敬驩雖小人亦以孟子爲重也故欲幸假其辭色以爲己之榮是以望其顧爲簡也孟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爲言何其正大而不迫歟蓋君子之動無非

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禮
也君子行禮故常優安地而有餘裕他人不由禮
則自蹈於險艱而已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豈
有他也亦曰禮而已矣禮之所在而何有於我哉
或者勸伊川先生以加禮貴通先生曰獨不勸以
盡禮而勸以加禮乎禮盡處豈容加乎此孟子之
意也唐王毛仲置酒聞宋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
敕使璟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稱疾以退璟亦
可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嬖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
乎若宗閒命而引義以陳則爲盡善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
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
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
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反身端本君子之道也故務盡其在已者而已橫逆之來雖不爲其所動而亦未嘗忽而不加察惟其理何如爾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者言存主乎此也仁者愛人仁者必愛人也有禮者敬人有禮者必敬人也愛敬者人道之大端是心人孰無之故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是感必有是應其理然也而不幸有橫逆加焉則姑自反而已自反者求之於吾身端本之道也其自反則思吾必不仁歟必無禮歟不然則橫逆何以至吾前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是吾愛敬之本立矣而橫逆由是則又從而自反焉曰我必不忠盡已之謂忠即盡夫仁與禮者也而橫逆由是如是則歸之理而已曰是人妄耳人而妄則何以異乎庶物哉此非疾而詆之之辭言其理然也所謂君子終身之憂者憂不得如舜也其曰未免爲鄉人者未有以異乎鄉之人也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爲難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言舜爲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但憂之而已哉求所以則而效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所謂一朝之患者橫逆之至乎前也吾非仁無爲非禮無行而橫逆一朝至前則非所患也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

也若不務勉乎仁與禮而徒以橫逆爲患則紛然置悔吝於胷中耳雖然自反之功深矣所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其工夫爲如何哉而今之學者未能進乎此一旦橫逆加之則曰吾仁矣吾有禮矣吾忠矣遂斷彼以爲妄人之歸而不復致反身之道以予觀之是則自陷於妄而已耳不可不察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禹稷顏子之事疑不相似然而孔子皆賢之孟子又斷以爲同道何哉蓋以禹稷顏子之心一故也心之所爲一者天理之所存而無意必固我加乎其間當其可而已此之謂時中禹稷立乎唐虞平治之朝當天下之任故以生民之未得其所爲己憂其溺也猶己溺之其飢也猶己飢之在禹稷之時居禹稷之任固當然也顏子生於亂世魯國之匹夫耳任行道之責者有孔子在則顏子退居於

陋巷可也在顔子之時處顔子之地固當然耳譬諸同室之鬬則當被髮纓冠而救之鄉人之鬬則閉戸可也此禹稷顔子之事所以爲不同然其爲當其可則一而已故曰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雖然在常情觀之顔子未見於施爲而遽比之禹稷不亦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顔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皇然以行道爲任有異乎顔子之爲德何哉方是時異端並作人欲橫流世無孔子孟子烏得不以行道

自任予則曰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若夫墨氏兼愛則似乎禹稷之憂民者楊氏爲我則似乎顔子之在陋巷者惟其不知天理時中而妄意以守一義蓋墨氏終身被髮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鬬而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鬬而不顧者其賊夫道豈不甚哉則是人欲而已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毋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謂處乎其不幸者也衆人皆歸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獨明其不然者察其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受以致於怒而異之以君子之法論之章特未知夫有隱而無犯

與夫號泣而從之之義耳夫其所謂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者其婉愉委曲爲如何非致其深愛者不能也章之諫也無乃不能察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辭色歟是以爲責善而賊恩也夫至於責善而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傷其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爲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甚矣蓋章本心亦庶幾欲其父之爲善耳而處之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又以爲既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黜屏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責之意可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

心則又以得罪於父爲不遑安則章亦庶幾其可
進於善者而豈當棄絶於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
於父而不知懼則是以惡戾之氣行於其間而可
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哉夫齊國之
士皆以仲子爲廉通國皆稱匡章爲不孝而孟子
獨明其不然世俗之毀譽如無本之水非君子孰
能察之雖然孟子所論不孝五者蓋言世俗之所
謂不孝者世俗之所共知者也若夫君子之行身
則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一失
其所以行身之理則爲非孝矣孟子特以衆人稱

章子爲不孝而欲棄絶之故舉世俗之所謂不孝
者而辯其不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夫於其

所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而於其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故慷慨殺身者易而從容就義者難故常人爲血氣所蔽是以莫能擇義而處惟君子燭理之明克己之力故於事事物物之間處之而從容也此曾子子思之所以同道歟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固非爲臣役矣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與其難蓋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爲之臣則固爲微矣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逃之可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爲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義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有哉故曰曾子子思

易地則皆然以其天理時中一而已嗟乎知曾子子思之所處則知微子比干箕子之事矣易之爲書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於其事當其時而各有處焉蓋莫非天理之素也非夫克己窮理者其孰能與於斯哉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王謂孟子而果賢則必有異於人者故使儲子瞯之孟子之言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語雖至約而所包含至廣矣夫人者天地之心聖人之與衆人均也豈有二乎哉衆人有喜怒哀樂

聖人亦未嘗無也衆人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聖人亦不能違也然而聖人之所以爲衆人者果何在乎聖人率性而盡其道衆人雖失其性故耳然而衆人雖失其性而則遂其道而失其性而已矣是以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達則道固自若也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未嘗不與人同也故曰堯舜與人同耳夫自常情觀聖賢之所爲疑若甚高而不可企及曾不知聖賢之所爲無非天下之常理猶飢之當食渴之欲飲然也惟夫己私蔽之而昧夫大同之體則差殊萬端視所謂常而不可易者反爲甚高而難能者矣故不極高明則不足以道中庸是以君子

貴夫學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意者孟子在齊適齊人有此事而歎息以爲與世之求富貴利達者無以異也大其施施然驕其妻妾而不知所以得之者爲可賤也一旦妻妾知其所爲而心賤之以爲不可望以終身而其驕猶未已妻妾知其爲可賤而在己獨不知賤之爲欲所蔽故也夫富貴利達豈有求哉若有求之之意則苟可以求而遂其欲者枉道屈身將無所不至矣而彼方且以此而驕人是與墦間之乞者何以異乎其妻妾特未知其所以得之者爲可羞耳使其知之則亦將爲之恥而相泣矣雖然墦間之乞者不過辱其身而已求富貴利達而不以其道則斯人也將至於敗于其家凶于其國一身之無恥而貽害之大不獨妻妾之不足以仰望於終身而已也而彼方以此自驕一不亦悲夫

南軒先生孟子說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